

我的名字叫红

第一幕

1

黑：（“”先讲土耳其文学概况）这些就是土耳其文学的概况，而我——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一书中的主角——黑，在阔别了十二年后，终于又梦游般的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城。十二年前，我爱上了自己的姨表妹——美丽的谢库瑞，而那个时候我的小情人才 14 岁。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夫再也不让我进他们家门。我被迫远走他乡，带着满腔忧伤和惆怅在广袤的波斯高原上一晃就是十二年。直到几个月以前，我收到姨夫的亲笔信。（掏出信读）“我亲爱的黑，我正在为伟大的苏丹陛下编撰一部秘密书籍，如果你能回来帮助我，我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爱你的姨夫。”是的，我从来没有怨恨过我的姨夫，相反我对他充满深深的敬意，在我离开伊斯坦布尔城之前，他一直像父亲一样照顾我。并且培养了对细密画和书籍一生的爱好。当我读完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惊恐的发现，我那可怜的小情人——谢库瑞——在我脑中的印象已经渐渐模糊了。她长得什么样？丹凤眼、高颧骨？不不不，那是中国人的模样。（在台上走）我在伊斯坦布尔城的街道上走来走去，谢库瑞的模样会在我的脑海中重新出现吗？（走到舞台的一边）

姨父：我是黑的姨父，大家都叫我姨父大人。包括这里最著名的细密画家们“鹳鸟”、“橄榄”、“高雅”和“蝴蝶”都这么叫我。我有权有势，深得苏丹陛下的信任。现在苏丹陛下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。我知道陛下的意思，他想来点新东西、一幅肖像画——法兰克人的东西。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不过只有苏丹陛下才配拥有一幅独一无二的肖像画。可是，有人却在暗中破坏。我的细密画家“高雅”已经被杀了，今天就是他的葬礼。有人和我作对，阻止苏丹陛下的旨意。所以我才叫黑回来。毕竟他远离伊斯坦布尔十二年，现在是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

黑：啊，亲爱的姨父，愿安拉保佑你。

姨父：哦，我的黑，你长瘦了。

黑：波斯高原的风沙太大，没有咱们家乡湿润。谢“大家都好吗？

姨父：你的姨母几年前去世了，不过一切都好。对，我们过得很好“只不过”

黑：只不过什么？

姨父：你知道我叫你回来的原因

黑：苏丹的画，是的。

姨父：我要你帮助我

黑：当然，非常愿意效劳。

姨父：可是我的镀金大师高雅已经死了，这就是他的葬礼。

2

（葬礼开始，死人高雅、姨父、黑、奥斯曼大师、鹳鸟、橄榄、蝴蝶）

奥斯曼大师：安息吧，我亲爱的高雅，愿安拉保佑你。

死人高雅：安息？安息个屁！只要杀害我的凶手还逍遥法外，我就得不到半点安息！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对待我的吗？我先被他用石头敲碎了脑袋，然后又被无情地抛进了一口枯井里。四天四夜，我就被泡在冰冷的水里！我满嘴都是鲜血，灵魂痛苦不堪。直到我浑身散发着恶臭，尸体腐败，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我自己的时候，才被人发现！安息？不，绝不！

我要像孤魂野鬼在人间游荡，直到我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经，敲碎他每一块骨头！

奥斯曼大师：这里躺着的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镀金大师，他的才能无人能及。

高雅：哦，大师，我的父亲！吻你的双手。您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慧眼的伯乐。而那个可恶的凶手，就是嫉妒我的才华。他不甘心我得到重用，不甘心我得到更多的金币，结果就杀了我！无耻，混蛋，可鄙的野兽！

奥斯曼大师：让我们一起为他默哀

众人：安拉保佑你”

高雅：保佑我，他竟然说保佑我？那个禽兽竟然假惺惺的说愿安拉保佑你？真他妈的恶心我真恨不得从棺材里爬起来把他大卸八块！还有姨父大人，他竟然利用我们去仿效法兰克人的绘画！简直就是侮辱和背叛！肯定是他们串通好了，害怕我去告密，害怕我把他们投像异教徒的行为公之于众，于是联起手来，杀了我！哎，可怜的我啊，仇人近在眼前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伟大的安拉呀，看在我为你奉献了一辈子的份上，您一定要给我报仇呀！

姨父：可怜的高雅先生就这么死了，我怀疑这是一起谋杀，而且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之中。

黑：您要我为你找出凶手？

姨父：不是为我，也是为了苏丹陛下。我们为陛下而工作。

黑：也为安拉。

姨父：当然，当然。另外，找不出凶手，就连我可怜的女儿谢库锐生命也受到威胁。她两年前就死了丈夫，已经够可怜的了”

黑：啊，真是”太不幸了。

姨父：看见那个老头子没？奥斯曼大师，我和他有点恩怨，但是你却可以在他那儿得到些线索。这些在画廊里长大的细密画家，不论是橄榄、蝴蝶、还是鸛鸟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
黑：你确定他们就是凶手？

姨父：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感觉。祝你好运，我的侄儿。什么时候到我家来，也许你可以见见你的姨表妹。

黑：愿为您效劳，我的姨父。

（姨父大人下）

黑：我原以为奥尔罕的这本书是写我和谢库瑞的爱情故事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一本侦探小说。

奥斯曼大师：它不仅是本侦探小说，还有关宗教和艺术。

黑：尊敬的奥斯曼大师，愿安拉保佑您。

奥斯曼大师：黑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记得最后一次见你你还是个小伙子呢。

黑：生活就是历练嘛

奥斯曼：生活给了你们年轻人成熟，却给了我们老年人悲痛。我失去了最优秀的孩子。

黑：相信我，我和您一样悲伤，不过您还有三个同样优秀的孩子呢。

奥斯曼：那当然，他们也同样优秀。

黑：不过我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游荡的时候，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。

奥斯曼：愿闻其详

黑：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最优秀的细密画家呢？

奥斯曼：如果要我辨别谁是最优秀的画家，那么我会问他三个问题。

蝴蝶：第一个问题风格与签名。一个画家是否应该有自己的风格，想要与众不同？当黑来问

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蝴蝶给他讲了下面这个故事：两百五十年前，加兹温的国王膝下无子，为了不让自己的国家被人瓜分，于是要为自己的女儿寻找一个聪明的细密画丈夫。三位优秀的画师之间展开了一场比赛：谁能画出一幅最出色的绘画，谁就是胜利者！他们都以前辈大师的额手法，分毫不差地画出了同样的场景。可是有一个人，为了把美丽据为己有，在水仙花从中藏入了自己的签名。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，背叛了前辈大师的谦逊态度，立刻被流放到了中国；而第二个画家，不只是笔误还是故意，为少女所骑的那匹马画了一个奇怪的鼻孔，立刻被国王视为一个瑕疵，于是这个画家被流放到了拜占庭。只有最后一位画家没有签名，没有瑕疵，像前辈大师一样作画。理所当然，他应该娶到了公主。可是公主说，一个画家深爱一个人时，必定会把情人的形象带入画中，但是他却没有。他并不爱我。于是国王取消了婚礼。父亲和女儿相依为命度过了余生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黑这个饭桶什么也不明白，好吧，那我就直说了。风格就是一种瑕疵，完美的画作并不需要签名。这两者不过是一个画家的沾沾自喜和厚颜无耻！

鹤鸟：第二个问题绘画与时间，好吧好吧，就让我鹤鸟来回答这个问题。默罕默德从九岁开始做学徒，直到他失明，他画了一百多年的细密画。他孜孜不倦，从不追求自己的风格和个性，所以在这1百多年里，成了最伟大的细密画家。有人说他已经超越了时间，也有人说时间已经为他停止，他永远也不会衰老和死亡。可是有一天，当他119岁的时候，他爱上了一个16岁的俊美的学徒，从此便被永恒的时间给抛弃了。坠入爱河的他绝入了阴谋、斗争中，不久后，就从高高的楼梯上摔了下来。死了。第一，画出完美图画的是时间，第二，超越时间的唯一途径就是技巧和绘画，第三，离开了完美的生活和绘画，时间就会结束，会死亡这则故事说明的就是这点。

橄榄：第三个问题失明与记忆。在细密画大师米瑞克看来，失明并不是一种苦难，反而是安拉为褒奖他们而赐予的幸福。因为绘画，就是细密画家对安拉眼中的凡间世界的追寻。真正的大师只依靠记忆作画，他们为了加速失明，刻意在指甲、米粒上绘画。米勒克大师在观遍前辈大师的传世之作之后，终于失明了。这时他的记忆到达了安拉的的身边，那里是永恒的寂灭和幸福的黑暗。

凶手：怎么样？这三个问题我回答得令人满意吗？，想要从中找出我的破绽？！简直是妄想！我可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，对于一个最优秀的细密画家来说，风格、个性，这些法兰克人的伎俩不过是泄露自身身份的一种瑕疵！而我，没有任何瑕疵！你猜我是谁？蝴蝶、橄榄、还是鹤鸟？就凭你们也想抓住我？痴心妄想。（指着观众）别他们这么看着我！难道你们身上就没半个污点？不可能！只有傻子才是清白的！你们以为是想杀我的兄弟高雅吗但凡有个和平的方式，我也不会痛下杀手！不过，高雅那个小婊砸，就算不是我，也会被其他人宰了的。他竟然想揭发我们，指责我们背叛了安拉投靠了异教徒的艺术。不，我们可没有这么做，就算有，那也只是姨父大人的一厢情愿。至于那个黑，瞧他那副傻逼样，他又对艺术了解多少呢？除了那个美人谢库瑞，他根本一无所知！不过观众们，既然你们不想让这节课太过无聊，那不如来猜猜我，到底是谁咯？

第2幕

（吊死鬼犹太人的黑暗屋子里，谢库瑞无措地来回踱步，在听见门口有声响后，拉下面纱遮住脸，听着黑的脚步声，等待着，此处谢库瑞的眼神戏很重要。）

黑：摘下你的面纱，（轻声略带恳求）拜托。

谢库瑞：我已经嫁人了，我在等待丈夫的归来。（语调和缓无起伏）

黑：摘下你的面纱。（同谢库瑞一样语调）你的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谢库瑞：你把我叫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？

黑：不，我这么做是想见到你。（痛苦地）我想了你十二年。（恳求）摘下你的面纱，亲爱的，让我再看你一眼。

（谢库瑞摘下面纱，静静地看着黑。久别重逢后，内心五味陈杂。谢库瑞背过身擦了擦眼泪，再次转过身面对黑。）

谢库瑞：我不幸的丈夫有一个弟弟，名叫哈桑。他爱上了我。自从我回到父亲家，他就一直想把我强行带回他们家。他们说，既然在法官眼里我并不是寡妇，他们就要以我丈夫的名义逼迫我回到那个家。我父亲也不希望让法官判决我为寡妇，因为如果我获准离婚，他认为我会找一个新丈夫，弃他于不顾。我母亲死后他承受着孤独，我带着孩子回到家后，带给了他极大的快乐。（试探性地）你会同意与我们住在一起吗？

黑：你的意思是？

谢库瑞：如果我们结了婚，你愿意和我父亲、和我们住在一起吗？

黑：我不知道。

谢库瑞：那你爱我的孩子吗？

黑：（坚定地）我爱他们。

谢库瑞：告诉我，你爱他们什么地方？

黑：我爱谢夫盖的力量、果决、诚实、智慧和执着。而我爱奥尔罕的敏感、弱小和聪明的样子。（诚挚地执起谢库瑞的双手，深情地望着谢库瑞）我爱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孩子。

（谢库瑞微微一笑，落下几滴泪来。接着在心里盘算着什么。趁这个间隙，姨父与凶手从另一旁上场。）

谢库瑞：我父亲的书必须完成，并呈给苏丹陛下。萦绕着我们的不祥之兆，都是因为这本书。

凶手：我们的书已经不是秘密。（这句话一方面是对着姨父说的，另一方面又承接了谢库瑞的话，这里的四个人分属两个不同的空间，放置在同一个舞台上，通过彼此的对话连接在一起。）

黑：除了高雅先生被谋杀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邪恶之事？

凶手：谣言正在盛传。

谢库瑞：有人说，我父亲在这制作的书，并不是苏丹陛下想要的。

凶手：而是一本我们所想要的书，甚至是一本嘲讽苏丹的书，是一本不信神、不信教的书。

谢库瑞：经常出入我们家的细密画家们，难道不是彼此嫉妒而各怀鬼胎吗？

姨父：画儿是我们一起画的。

黑：今后我们怎么办？

姨父：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吗？

谢库瑞：我不知道。

（谢库瑞与黑退场）

凶手：可怜的高雅先生，愿真主赐他灵魂安息。（声音颤抖）是我们杀了他，因为他见到了完整的那所谓的最后一幅画，确信他诽谤了我们的信仰。（停顿一下，鼓起勇气试探问姨父）一个人有没有可能不自觉地画出亵渎宗教的画来？

姨父：一位细密画家，（自负的口吻）是依循自己的良知、遵从他信仰的教条来创作艺术的，他不会害怕任何东西。他丝毫不在乎他的敌人、宗教狂热分子和那些嫉妒他的人会怎么说。

（凶手压抑不住内心翻涌的崇拜及想取悦姨父的愿望，跪倒在姨父膝前，亲吻姨父的手，泪水盈眶。姨父像父亲般抚摸凶手的头发。）

凶手：我知道不幸的镀金师为什么遇害，（激动地）因为他诽谤您、您的书和我们。您可以想象，大家开始害怕，因为他们之中有一个人，某天半夜被高雅先生逮到了，高雅先生煽

动他反抗您、我们、我们的书，这位艺术家陷入了恐慌，杀死了那个混蛋。

姨父：混蛋？

凶手：（大吼道）高雅先生是个恶毒、卑鄙的叛徒，是个人渣！

姨父：是谁杀了他？

凶手：我不知道。

（姨父此时无法再直视凶手的眼睛，似乎开始怀疑眼前的这个人，而凶手却对此深受鼓舞。演员在这里要在表情上表达出二人的这种微妙的变化。）

凶手：外面又下雪了，这么晚了，大家都上哪去了？他们为什么留您一个人在家？他们甚至连支蜡烛都没帮你点。

姨父：的确很奇怪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

凶手：让我们继续画我们的书，让一切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。

姨父：细密画家中有一位杀人凶手。我将与黑先生一起继续制作我的书。

（听完这句话，凶手顿悟起身，绕到姨父背后，拿起那又大又重的崭新青铜墨水瓶。）

凶手：十岁时，当我还是个学徒的时候，见过这样一个墨水瓶。

姨父：那是一个有三百年历史的蒙古墨水瓶，（强调“黑”）是黑大老远地从大不里士带来的、用来盛装红色。

凶手：（怀抱虚妄的希望口吻，看向姨父的后背）是我杀死了高雅先生。（停顿）你先前就知道是我杀了他，对不对？

姨父：（一开始略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因为他不知道凶手是谁。而后显出感激）你杀了他，我并不感到惊讶，你之所以杀他是因为你想要照你所想的那样毫无畏惧地来画画。（扭头看着凶手的眼睛）

凶手：（绕到姨父面前）我清楚我内心的东西，我还没死就承受着死后的痛苦。（没有自信，所以大声喊出来以掩饰）

姨父：你是怎么杀他的？（已经意识到凶手想杀了他，所以想拖延时间）

凶手：他自己来找我的，我告诉他我在井边埋了钱，他就相信了，准备去挖开泥土。一个贪婪的蠢蛋。然后我就把他干掉了。你为什么选择他这么一个卑鄙的家伙帮你做镀金的工作？又为什么选择那个平庸的黑来跟你合作？为什么不是我？

姨父：你和他们不同。

凶手：（笑）（停顿）我们画了那么多画，眼睛都快瞎了，但这些画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得到赏识？人们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应有的爱戴？

姨父：（坚决）永远也不会！人们永远也不会给你所想要的。就拿你来说，你用你的诗意、执着和敏锐作画，用色纯粹而鲜艳，但那些意大利画家比你更让人信服，因为他们画出来的更像是生命本身，他们直接通过绘画来直接模拟世界，这当然是一种不敬的行为，但却有着不可否认的魅力。他们画的是他们所看见的，而我们画的是我们所想象的，你必须得承认，法兰克画法才能让一个人的面孔永垂不朽。

凶手：（开玩笑地）那我们也可以画那样的画。

姨父：我们不会。你难道还没有明白人们有多害怕被视为法兰克人的摹仿者吗？但如果我们勇敢地尝试学习他们的绘画，我们的风格就会渐渐失传。人们对我们的画不感兴趣，时间和灾难将渐渐地摧毁我们的绘画。所有的书页都会被水、湿气、蛀虫和疏忽腐化成浆，变得破破烂烂无法辨别，就算奇迹发生有一本幸存下来，也终会被一场大火吞噬殆尽，伊斯坦布尔三年之中消失的书本和图画馆不计其数。你费尽心思画出来的爱与死亡的画面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终将灰飞烟灭……

（凶手不等姨父说完就举起墨水瓶砸向姨父。姨父踉跄跌倒，痛苦地高声哀号。凶手被姨父的哀号吓到了，眼神中流露出恐惧和怯懦，但再次举起墨水瓶狠砸姨父。姨父悲伤地合上眼

睛。凶手在房间里四处寻找，拿走了那最后一幅画。)

(黑焦急地走来走去，大师坐着看画)

黑：“(想打断大师，又忍住了)”大师“哎”

大师：(看画)你还记得我问你的那三个问题吗？黑。

黑：记得当然记得，大师，第一个签名与风格，第二个绘画与时间，第三个失明。可是”

大师：没错。这就是见证。能在苏丹陛下的宝库之中，看遍所有前辈大师的绘画，真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。

黑：可是大师，如果我们三天之内找不到杀害高雅和姨夫大人的凶手，我们都得掉脑袋！我们谁都承受不了苏丹的愤怒。现在只剩下一天了！

大师：不要着急。

黑：(急切地)大师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

大师：犹豫？我不过是在等待。

黑：等待？

大师：安拉的福祉。黑暗中的世界。

黑：可是你却对这安拉的马视而不见！

大师：什么马？

黑：我都给您说了三遍了，而您呢？只盯着这些画。这“马”(放 PPT 马画)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了。高雅的老婆把它交给我，这是作案下场留下的一幅素描画。

(大师看马)

黑：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凶手。不然我们都得死。

大师：不要慌张。看见马鼻孔了吗？这就是破绽。

黑：您的意思是？

大师：这就是凶手不经意间留下的签名。

黑：您确定，大师？

大师：只要让他们举行一场画马的比赛，我们就能从中找出凶手。

黑：好！

(橄榄、鹳鸟、蝴蝶上，三人站在讲台左侧。黑和大师站在右下侧。)

橄榄：(对观众)画马比赛？太棒了！我的胸中已经充满了绘画的欲望。但是，这不是一个陷阱？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，我得控制住我自己！(在黑板上画)马蹄，迅速而上，瞧这一条漂亮的小腿。膝盖、下腹，再来一条胜利的弧线，优美的前胸和脖子！还有比这更漂亮的马吗？哦，屁股，臀部。真舒服。当我画马的时候，我就成了一匹马！(对奥斯曼大师)大师，我的马画好了。

大师：(对观众)橄榄，我当然了解他了。离经叛道，背信弃义，但是才华横溢。如果说他是最支持姨夫大人的绘画，我绝不怀疑。蒙古-中国画派、细密画派都在他灵魂之中。如果不是缺乏信仰，我真想有他这样一个儿子。如果他是凶手”

黑：如果他是凶手，那为什么要杀死姨夫大人呢？为什么还要偷走那幅画呢？

蝴蝶：为什么不让上色？谁来当裁判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这匹马一定能取悦苏丹陛下。这马必须活泼还要严肃，像大师十年前画的。要像古老大师一样，扬起蹄子，对就是这样！当我绘画的时候，我就成了伟大的前辈大师！大师，我画好了。

大师：我当然不会惊讶他的提问。蝴蝶是最伟大的色彩大师，这方面的才华就像他的美貌一样无人能比！但是，他作画就是为了取悦别人，而不是为了取悦自己！我知道他早就在谋划取得我和姨夫大人的位置。

黑：如果他是凶手……

大师：那就是想用权力保住自己的地位！

鹤鸟：金子！你告诉我一匹马付我多少钱，我就给你画上五六匹！我大笔一挥，没人可以抢走我的奖金！我要画一匹真正的骏马，一匹土耳其战马，他疲倦、悲凉、但仍然保持着风度！哦，这至少值十块金币！大师，我画好了

大师：你们也都看到了，他才不管有没有个人风格，只要有钱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，如果你再加几块金币。他还可以画几幅春宫图给你。不过他的野心和自负是他巨大的才华富裕的，如果他是凶手，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画家？

黑：大师，那到底谁是凶手？

大师：不好说

黑：不好说？

大师：他们每个人都没有露出破绽，我们得另辟蹊径

（黑和大师下，凶手上，三画家不动）

凶手：好好好，算你们扳回一局，让你们在高雅那儿找到那张我画的马匹素描，是我的失误。不过，你们当我是白痴吗？一听说要比赛画马，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想通过绘画来抓住我？做梦！我画了一匹全新的马，没有半点瑕疵和风格。我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思考（指着黑板那三匹马）你能猜猜哪一匹是我的？哈哈哈哈！

（大师上，凶手下。）

大师：伟大的大师是因为自己的意志刺瞎双眼？还是如传说所言，看见了这么多伟大的画作而不想在人间看一眼？（掏出一根针）失明，据说是慢慢开始的。（刺瞎自己）一边欣赏全天下最美丽的图画，一边追忆真主眼中的世界，夫复何求？（刺瞎自己）啊……

（黑上）

黑：大师，我找到了！

大师：什么？

黑：这书里有一幅裂鼻马。和画上的一模一样！

大师：拿近点，我看不清楚。（大师看画）

黑：怎么样？大师，看出来了吗？凶手是谁？

大师：凶手……

黑：对，是谁？

大师：是……

（三个画家开始躁动起来）

鹤鸟：是蝴蝶！他肯定嫉妒橄榄得到了姨夫大人的信任，所以将姨夫杀了！

蝴蝶：你放屁！是你，是你杀了高雅，因为他比你优秀，你嫉妒！

橄榄：不，是你，蝴蝶！你常去咖啡馆听什么异教徒的歪门邪教，你把虔诚的高雅给杀了！

蝴蝶：橄榄你个背信弃义的东西，竟然反咬我一口！我看你们就是一伙的！

橄榄：放屁，你们才是一伙的！鹤鸟杀了姨夫大人，而你杀了高雅！

鹤鸟：血口喷人！我谁都没杀，我是清白的！树是我画的，我从没有画马！

橄榄：不，那马就是你画的！只要给你钱你什么都可以做！

鹤鸟：你们两个个不要脸的东西。一个忘恩负义，一个溜须拍马！

蝴蝶：你呢？！你没有半点才华！

橄榄：就是你们两个！

鹤鸟：是你！还有你！

蝴蝶：你们两个畜生！

黑（掏出手枪，朝天打了两下，此处最好配音效）：你们全都给我闭嘴！

（全场安静停顿数秒）

大师：橄榄。

橄榄：“大师”您弄错了吧”

（鹤鸟、蝴蝶、黑一拥而上抓住橄榄）

黑：给我老实点！

橄榄：哈哈哈哈，是我，又怎么样？！

黑（打他一拳）：说！你为什么杀了高雅？！

橄榄（朝大师）：我唯一的失策，就是没有宰了你，大师。

黑（打他一拳）：回答我！

橄榄：因为他愚蠢！肤浅！最先散布亵渎之罪的想法，造成众人躁动恐慌的人，就是他！我必须除掉他！

黑：那你为什么又杀了姨夫大人？

橄榄：我杀了姨夫，难道你不该感激我吗，黑？你现在可以顺理成章地娶了谢库瑞，再也没人阻拦了。

黑：闭嘴，你个人渣。

橄榄：我杀他有两个原因。一是他傲慢，竟然瞧不起细密画派。

黑：还有呢？

橄榄：还有，还有就是我竟然低三下气地问他我是否有个人风格。

黑：他怎么回答的？

橄榄：他说我有。我不想有任何风格，可是魔鬼煽风点火，我好奇极了。等这场浩劫传开，谁都没有能力阻挡法兰克人的技法。不过你的姨夫教会了我“肖像”这个词，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可以真实地展现自己的生活。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？啊！你不知道！你个蠢材怎么会知道？！那意味着我们细密画家不用屈从于任何形式的支配，他应该画他心中想画的，无须担心是属于东方还是西方！

黑：东方是东方，西方是西方！

橄榄（强烈挣扎）：不！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！

黑（枪口对着黑）：站回去！不然我开枪了！

橄榄（发疯似的）：但是你们会毕生模仿法兰克人！但是就是因为如此，你们毕生都没有个人风格！

黑：滚回去！我说！滚回去！

橄榄：你们这群蠢材！（扑上去）

（黑扣动扳机，橄榄死。）